



文
史
通
義



道光壬辰冬開
雕癸巳春畢

先君子幼資甚魯賦稟復瘠弱少從童子塾日誦百餘言常形亟
亟先大父顧而憐之從不責以課程惟性耽墳籍不甘爲章句
之學塾師所授舉子業不甚措意塾課稍暇輒取子史等書日夕
披覽孜孜不倦觀書常自具識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
改疑者隨時劄記以俟參考自遊朱竹君先生之門先生藏書
甚富因得徧覽羣書日與名流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
所聞見證平日之見解有幼時所見及至老不可移者乃知一時
創見或亦有關天授恃少時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揮盡致
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著有文史通義一書其中倡言立議多前
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
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易簣時以全稿付蕭山王穀陸
先生乞爲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穀陸先生旋遊道山道光丙戌
章氏遺書

序

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陸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
遺尙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
錄成副本十六冊其中亥豕魯魚別無定本無從校正庚寅辛卯
得交洪洞劉子敬華亭姚春木二先生將副本乞爲覆勘今
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先爲付梓尙
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干卷當俟校定再爲續
刊道光壬辰十月男華紱謹識

文史通義卷第一

內篇一

易教上

易教中

易教下

書教上

書教中

書教下

詩教上

詩教下

經解上

經解中

章氏遺書

經解下

文史通義卷第二

內篇二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學上

原學中

原學下

博約上

博約中

博約下

文史通義

內篇目錄

浙江書局補刻

言公上

言公中

言公下

文史通義卷第三

內篇三

史德

史釋

史注

傳記

習固

朱陸

文德

章氏遺書

文史通義

內篇目錄

文理

文集

篇卷

天喻

師說

假年

感遇

辨似

文史通義卷第四

內篇四

說林

知難

釋通

橫通

繁稱

匡謬

質性

黠陋

俗嫌

鍼名

砭異

砭俗

文史通義卷第五

內篇五

章氏遺書

文史通義

內篇目錄

申鄭

答客問上

答客問中

答客問下

答問

古文公式

古文十弊

浙東學術

婦學

婦學篇書後

詩話

文史通義卷第一

內篇一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易教上

不據崇
八民圖
書館藏
書山章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為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為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時同為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為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為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

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謂二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又其徵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爲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繫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創制也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漢制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爲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通於治憲而著揲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憲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元而始合哉著揲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鑽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託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爲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宇宙之迹而非託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
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爲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
治憲明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
象形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
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
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
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連山歸藏而稱爲
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爲義實該義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
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
卽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
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卽朱子交易變
易之義所由出也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

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三

記占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義農以來易之
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
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後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後而皆以是爲主
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欽明之爲敬也允塞之
爲誠也憲象之爲憲也憲象之憲作推步
解非憲書之名皆先具其實而後著之
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憲明時其彖曰天地革而四
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憲自黃帝以來代爲更變而夫
子乃爲取象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爲革之卦義則易
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義農而脩於成周憲始黃帝而遞
變於後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
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
子以前義農卽以卦畫爲憲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

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觀於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爲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開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憲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後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一理也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爲萬世之圭臬也憲象遞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占不同而夫子獨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

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四

後憲顯而易微憲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憲也憲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述可拘是以憲官不能穿鑿於私智而易師各自爲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

觀此益知太元元包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理其故總緣不知爲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爲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

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雖鳩之於好迷樛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驗兩風甚而傳巖之入夢賚象之通於書也古官之紀雲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磬念封疆鼓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迹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圜諸條約畧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構則情之變易爲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構而乘於陰陽倚伏爲之也是則人心營構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

詳詩教篇

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

然戰國之文深於比

興卽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杼憤也則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掉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構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

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未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爲尤盛反覆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髮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爲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元黃張弧載鬼是以閻摩變相皆卽人心營構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

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六

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卽聖人之道也以象爲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巖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姤一陰而已惕女壯臨二陽而卽慮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蓋聖人於天人之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聖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

二而三皇無間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卽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脩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尙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爲史與三代以下之爲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僞亂真矣僞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間世一出補偏救弊德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尙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七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觀於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爲記注之備也卽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爲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成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畧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爲近古而荒畧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

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可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畧而典謨訓誥貢範官刑之屬詳畧夫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斯尙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注記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尙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八

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尙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譏尙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爲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尙書而編年法春

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眾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經託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爲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槩而名之或又別爲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爲三皇之墳如何爲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尙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九

初與典謨訓誥同爲一書而孔子爲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卽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爲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爲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爲刪畧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爲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悞信玉藻記文而以尙書爲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爲尙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尙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饑况尙

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撮併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
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
奏章別爲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畧如書志之各爲篇目是劉亦知
尙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爲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
之際如別自爲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爲例不純是以劉
氏雖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
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
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
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
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
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
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 內篇一 十

浙江書局補刻

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
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爲
採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
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
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
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爲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
槩見於紀傳則彙次爲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
畧如文選人名之注試勝履歷之書本爲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
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爲之
者畧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鑑蘇氏之元文
類並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

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詰則內制外制之集自為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職事闡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吏部追源當系尚書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尚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為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春秋之學為尚書也即尚書折入春秋

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十一

秋之證也其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在疏策不備本末耳不似後人作始畧去一切但錄其言前後畧綴數語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問嘗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入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

官視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尙書誓詔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尙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尙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尙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以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一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尙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尙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尙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

七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畧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尙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祕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爲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憲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尚書變而爲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爲稍密矣左國變而爲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爲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三

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複疎舛難爲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爲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爲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爲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蓋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云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苟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爲旁庶矣。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

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七

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卽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爲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尚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狗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倣也。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卽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爲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爲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卽有之矣尙書爲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卽傳也以尙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尙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倣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卽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詁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尙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十五

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尙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衰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

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

六

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

之沮也

詳見文集篇

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

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

即諸子家書也

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

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哀之流別摯虞有文流別傳甚且以蕭梁

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

摯虞流別孔道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

京都諸賦

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

同鈞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

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

前人已言及之

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

傅元

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

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諉於梁王江

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

七

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

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

上稱帝學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

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

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

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

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

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

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

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

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

詳見外篇較讐畧者錄先明大道論

道不行而

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

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闕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帥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管子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

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諡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評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

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十八

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行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唯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

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爲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較變畧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偽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

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行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氏所云

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十九

肌膚筋骸之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東而已也學者惟拘聲韻爲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畧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塋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元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

逐聲而逐諧語應節而遠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咏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咏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

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三

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啟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實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實

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畧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較警畧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

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

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

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畧者

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荀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

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

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

也。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

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

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

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

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爲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

爲總集之盛矣。又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

賦碑箴頌詠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

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

漢志兵書論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旣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

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

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

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五

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爲夏人問十二

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

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

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况文集所哀。體製非一。

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悞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

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

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

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

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

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

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

詔策賢良卽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

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

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輯定不足爲據

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

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

標體爲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

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

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

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卽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

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

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雜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

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

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

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三

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
文尙未得其意指而自哀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
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畧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
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

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

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

未有以文字爲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

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

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也三代之

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緡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爲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羣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緡衣坊表諸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同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爲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爲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

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爲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爲專部蓋尊經而弁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爲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爲世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爲異端矣楊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三四

名經

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爲經

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

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

佛經皆中國繙譯竺書無經字

其後華言譯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

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做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列子之加以冲虛真經則開元之元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妨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若夫國家制度本爲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頌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爲功令是卽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爲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

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
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至於術數諸
家均出聖門制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
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
孔門傳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
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

說詳詩
教上篇

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

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
爲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爲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爲經言者也又
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
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畧知其法者託古人以
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尙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陸氏茶

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五

浙江書局補刻

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爲諧戲本
無當於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爲傳蟹之可以爲志琴之可以
爲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爲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蓋卽數
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
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
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爲大旣爲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卽
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
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
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爲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爲
尊稱義取經綸爲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爲經夫子之

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爲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爲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元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衛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元而有作不知元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爲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卽擬尙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謂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于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三

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何在乎東哲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爲文人戲謔而不爲虐稱爲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至孝經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復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倣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尙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爲訓典而先自託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譚駙有卦

耕鞅始收聲有月令矣

皆諸事

若夫屈原杼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

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爲經亦不解題爲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爲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強分經傳欲同正雅爲經變雅爲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爲賞罰也漢魏而下倣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尚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爲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爲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鑑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章氏遺書

卷一

文史通義

內篇一

三七

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尚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苟悅袁宏之例其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爲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爲儒者矣

文史通義卷第二

內篇二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啟閉其門戶，饗殮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眾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戒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各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救之。羲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為江河；培塿積，而至於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

京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爲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爲治化不同有如是當日聖人創制則猶暑之必須爲葛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卽是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不然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眾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卽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卽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卽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一

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眾人斯爲聖人非眾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旣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其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令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

之指歟曰集之爲言萃眾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卽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子孟子之言各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三

浙江書局補刻

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孔子雖大不過天地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之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旣集羣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

以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各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也而猶嗤黨人爲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匱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而爲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旣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所謂也蓋與周公同其集義農軒珥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四

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言制作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歟幸我以謂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謂生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獨尊孔氏朱子以謂事功有異是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後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過於堯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於是千聖之經綸不足當儒生之坐論矣

伊川論禹稷顛子謂禹稷較顛子爲靈朱子又以二程夫子尊與顛五切比長短蓋門戶之見賢者不免古今之通患

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實而但務推崇則元之又元聖人一神天之通號耳世教何補焉故周孔不可優劣也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莊生且謂寓言曾儒者而襲其說歟故欲知道者必先知

周孔之所以爲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卽道之所由晦也夫子明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爲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卽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爲事羲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卽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童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五

之職詳於周官然旣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於立儒道之極耶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義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號泣也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

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不知後世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卽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

云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岐爲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旣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爲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卽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

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爲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爲六家。劉向區之爲九流。皆自以爲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牽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也。夫道與德爲虛位者道與德之衰也。

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七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麗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爲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眾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卽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爲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卽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卽有司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

卽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闕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入莫我尙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爲一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各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遺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古人未嘗取以爲著述也以文字爲著述起於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八

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筆之士作爲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尙念欲無言之旨與夫不得已之忙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爲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立功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爲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邇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

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卽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爲之治而奏薰風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遇文風零言志則帝王致治賢聖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咏嘆抑揚之致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爲明道也管子真積力久則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真積力久與多學而識則固無所

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九

浙江書局影印

據爲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也而後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卽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管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弃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

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
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
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
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
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
有移書相規誡者余諦審之謂朱少白

各錄庚

曰此乃明其通義

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澁
未可議也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
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爲掌中之談助耳不知
叔父嘗自恨其名雋過多失古意也是篇題目雖似迂濶而意
義實多創闢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
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十

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集大成者爲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
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爲心孔子之大學
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
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諸君當日詆爲陳腐恐是讀得題
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
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
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
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
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

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卽爲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爲學而以詩書誦讀爲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讀爲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斥以爲佞者蓋以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厚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佔畢出而卽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傳說之啟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

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爲前人陳迹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蔽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卽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敝則極思而未習於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十一

浙江書局補刻

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各而各其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爲品詣之各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各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各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卽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

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徇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歆而動旣已爲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旣以誦習儒業卽爲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驚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搆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

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十三

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各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敝者縱各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博約上

沈楓堉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座不能與之間答余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

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已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或曰此卽蘇子瞻之教人讀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瞻亦可學乎蘇君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味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多誦蘇氏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常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瞻固無深意蘇氏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爲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矣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爲學歟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兵農爲學歟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

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十四

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氏之所喻比於操賈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求而盡其類歟雖陶朱猗頓之富莫能給其賈也如約畧其賈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學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戶皆知誦習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爲者偶一見之則固矯矯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冊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鉤

元提要千古以爲美談而韓氏所自爲元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絕無流傳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撫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鉤元提要之意而爲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悞爲學問可例觀也或曰如子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蘇用其功力以爲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博約中

或曰舉業所以覘人之學問也舉業而與學問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備以俟舉卽記之所謂博學強識以待問也寧得不謂之學問歟余曰博學強識儒之所有事也以謂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

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十五

博學強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祇爲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將無學乎且問者固將聞吾名而求吾實也各有由立非專門成學不可也故未有不專而可成學者也或曰蘇氏之類求韓氏之鉤元提要皆待問之學也子謂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各物制數貫串旁騫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豈可以待問之學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蓋因名而求實者也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而見道旣見道則超乎文矣王氏因待問而求學旣知學則超乎待問矣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悞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卽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

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人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爲功力，孰爲性情，斯固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口，以謂高情勝致，至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悞以孽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有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五

博約下

或曰子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卽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夫古者教學，自數與方，各誦詩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問人之資近與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強也。豈古今人有異教與？答曰：今人不學，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勢使然也。自官師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學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師旣分，則肄習惟資簡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職業，其不同者二也。故學失所師承，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後世老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盡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強同，非人智力所能爲也。然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星，三代損益，可推百世高明者。

由大畧而切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
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強歟王氏致良知之說
卽孟子之遺言也良知曰致則固不遺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發
而遂明孟子所謂察識其端而擴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學輒
以良知爲諱無亦懲於末流之失而謂宗旨果異於古所云乎或
曰孟子所謂擴充固得仁義禮智之全體也子乃欲人自識所長
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鶩焉豈所語於通方之道歟
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說並行而
不停也聖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自顏曾賜商所由不能一
轍再傳而後荀卿言禮孟子長於詩書或疎或密途徑不同而同
歸於道也後儒途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
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知其所致爲
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爲可忽則於斯道不遠矣徇於一偏
而謂天下莫能尙則出奴入主交相勝負所謂物而不化者也是
以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
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
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志期於
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
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
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
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
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

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卽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載堯舜功績。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爲其人之質言。則鴟鴞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詣於莊周。萇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嘆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十八

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爲名。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著易文也。不恆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嘆。夷齊未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

墨子引

論語記夫子

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

放證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書或有

僞託不盡可憑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

家之稱述。

著家不無真僞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論語所不載

而論語未嘗兼

收。蓋亦商略互託之旨也。夫六藝爲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蒼粹。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

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管子地員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

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爲墨爲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眾賓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眾爲諱如後世之掩人

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十九

浙江書局補刻

所長以爲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代之典要劉安託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旣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尙書左氏

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

武以前之龔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

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書，左國豈將爲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尚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爲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衰賤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三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傳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

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據引稱述
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肯乎師
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
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
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
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
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
爲已有也

言中公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
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
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
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王

浙江書局補刻

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
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
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
慎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
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破體而不
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強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
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
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即我之
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
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言也
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爲笑貌無
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况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

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已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爲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既受無後之誚而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爲己有者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既思欺君而且以讒友矣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薦輦者之賢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是即伯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宗與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爲憲令焉是卽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憲令之善也韓琦爲相而歐陽修爲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韓謂琦相而用修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竊人之所言以爲己有者好名爲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僞託古人者好利爲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於一身奸利則效尤而蔽風俗矣齊邱竊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莊注於向秀君子以謂儂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於竊之者蓋穿窬朕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尙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侮聖人

之言而竊比河閒河內之蒐討君子以爲罪不勝誅矣夫墳典既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採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於作僞者遺篇逸句附於闕文而其義猶存附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向令易作僞之心力而以採輯補綴爲己功則功豈下於河閒之禮河內之書哉工伯厚之三家詩生於宋元之間去古浸遠而尙有功於經學六朝古書不甚散亡其爲功較之後人必更易爲力惜乎計不出此反藉以作僞郭象秋水達生之解義非無精言名理可以爲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行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遽等穿窬之術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爲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行者長觀者考求

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三

而能識別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盡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慎治詩兼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畧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託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於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墳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幸入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國時俗苗碩之諺證

於身心其喻理者卽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據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賞罰不加爲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也墓田隴畝祠廟宗支履勘碑碣不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鐘鼎秦漢石刻款識奇古文字雅奧爲後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於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後之學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據爲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與議於道矣

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五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背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日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爲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爲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卽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况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爲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陳琳爲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

嘗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爲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與粵，未可知也。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託於公，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徧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爲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失得，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爲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跡。章氏遺書卷二文獻補遺內篇一三五

言公下

於是泛濫文林，迴翔藝苑，離形得似，弛羈脫轡，上窺作者之指，下挹時流之撰。口耳之學，旣微。竹帛之功，斯顯。窟巢託足，遂啟璇睚。毛葉御寒，終開組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別生於近晚。譬彼鬻沸，酌於觴竇。斯褰裳以厲津，隄防拯於橫流。必方舟而濟亂，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貫。惟日用而不知，鴟炙忘乎飛彈。試一攬夫沿流蔚春畦之葱蒨。

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風。王言綸綽，元氣寰中。秉鈞變鼎之臣，襄謨殿柏珥筆執簡之士。承旨宸楓，於是西掖揮麻。北門視草，天風

四方淵雷八表敷洋溢之德音。述憂勤之懷抱。崇文則山韶海濩。厲武則秦秣汭驅。敷政則雲龍就律。恤災則鳩鵠迴腴。斯並石室金騰。史宓尊藏。掌故而縹函。細軸學士輯爲家書。左史右史之紀。王者無私。內制外制之集。詞臣非擅。雖木天清闕。公言自有專官。而竹簟茅簷。存互何妨於外傳也。制詰之公

至於右文稽古。購典延英。鸞臺述史。虎觀談經。議簧校幟。六天五帝。三統九疇之論。專家互執。禮仇書訟。齊言魯故。孔壁梁墳之說。

稱制以平正義。定著乎一家。晉史約刪以百卷。六百年之解詁。章

疏。五經正義取兩漢六朝疏專家之說而定於一。十八家之編年紀傳。晉史一十八家。譬彼漳分

江合。濟伏河橫。淮申河曲。汨兮朝宗於谷。王翡翠空青。蔚藍芝紫

水碧砂丹。爛兮章施於采。綯凡以統車書。而一視聽。齊鈞律而抑

邪濫。雖統名乎勅定。實舉職於儒臣。領袖崇班。表進勒名。首簡羣

章氏遺書。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三

工集事。一時姓氏俱湮。蓋新廟獻功。豈計眾匠奔趨。而將作用紀

明禋成禮。何論墮人治俎。而尸祝辭陳。館局之公

爾其三台八座。百職庶司。節鎮統部。郡縣分治。羅羣星於秋旻。茁

百穀於東菑。簿書稠匝。卷牒紛披。文昌武庫。禮司樂署之燦爛。若

輻湊。而運軸於車輪。甲兵犴訟。錢貨農田之條理。若棋置而列枰。

以方罫。雁行進藍田之牒。準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

事而諾畫。是則命筆爲刀。稱書曰隸。遺言出自胥徒。得失歸乎長

吏。蓋百官治而萬民察。所以易結繩而爲書契。昧者徒爭於末流。

知者乃通其初意。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將相。岳牧羣公。鈴閣啟事。戟門治戎。稱崇高之富貴。具

文武之威風。則有書記翩翩。風流名士。幕府賓客。文學掾史。鶴擊

海濱。仲連飛書於沙漠。鷹揚河朔。孔璋馳檄於當塗。王粲慷慨而

依劉賦傳荆闕班固侗儻以從竇銘勒狼居芻段塗摧死魄感惠連之弔鶯啼花發生魂歸希範之書斯或精誠貫金石之堅忠烈奮風雲之氣輸情則青草春生騰說則黃濤夏沸感幽則山鬼夜啼顯明則海靈朝霽並能追杳入冥傳心達志變化從人曲屈如意蓋利祿之途既廣則揣摩之功微至中晚文人之集強半捉刀之技既合馭而和鸞豈分途而爭幟書記之公

蓋聞富貴願足則慕神仙黃白之術既拙文章之尚斯專度生人之不朽久視弗若名傳既懲愚而顯智遂以後而勝前則有爵擅七貂抑或戶封十萬當退食之委蛇或休沐之間宴取汨沒於世榮乃雅羨乎述贊於是西園集雅東閣賓儒列鉛置槧紛墨披朱求藝林之勝事遂合力而并圖或抱荆山之璞或矜隋侯之珠或寶燕市之石或濫齊門之竿皆懷私而自媚視匠指而奔趨既取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七

多而用闕譬峙糧而聚豪藉大力以賅存供善學之搜討立功固等乎立言何嘗少謝於專家之獨造也哉纂集之公

至如詩騷體變樂府登場朱鷺悲翁上邪如張之篇題學士無徵於詮解呼豨瑟二存吾幾令之音拍工師惟記乎鏗鏘則有擬議形容敷陳推表好事者爲之說辭傷心人別有懷抱金羈白馬酒市釵樓年少之樂也關山楊柳行李風煙離別之情也草萑禽肥馬驕弓逸遊獵之快也隴水鳴咽塞日昏黃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憤而申征夫之怨或以悵鬱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曠懷而恢遊宴之興或以古意而託豔冶之詞蓋傳者未達其旨遂謂子夜乃女子之號木蘭爲自敘之詩苟不背於六義之比興作者豈欲以名

姓而自私樂府之公

別有辭人點竄略仿史刪因襲成文或稍加點竄惟史家義例有然詩文集本無此例開有同此例者

大有神奇臭腐莊子改鳳困荆墟悲迷陽於南國鳳兮歌鹿鳴萍野誦宵

雅於東山魏武用女蘿薜荔陌上濱山鬼之辭綺紵流黃狹斜襲

婦豔之故樂府陌上桑與梁人改隴頭之歌增減古韓公剛月蝕

之句剛改盧豈惟義取斷章不異賓筵奏賦歌古人詩以至河分

岡勢乃聯春草青痕宋詩僧積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鷺譬之古方

今效神加減於刀圭趙壁漢師變旌旗於節度藝林自有雅裁條

舉難窮其數者也苟為不然效出於尤仿同谷之七歌宋後詩擬

河閒之四愁傅元張載尚且非由中以出話如隨聲而助謳直是

孩提學語良為有識所羞者矣點質

又有詩人流別懷抱不同變韻言兮裁文體擬古事兮達私衷旨

原諸子之寓辭文人沿襲而成風後人不得其所自因疑作偽而

相攻蓋傷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後

章氏遺書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偽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朝時有南人羈北灰志功名乃託河邊

而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者擬此書以見志耳樹處非其地故招讀

之喻世傳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言河邊之樹處非其地故招讀

者以意逆志不異騷人之賦擬作其意甚深同於騷也其後詞科

取士用擬文為掌故莊嚴則詔誥章表威猛則文檄露布作頌準

於王褒著論裁於賈傳茲乃為矩為規亦趨亦步庶幾他有心而

予忖亦足闡幽微而互著擬文

又如文人假設變化不拘詩通比興易擬象初莊入巫咸之座屈

造簷尹之廬楚太子疾有客來吳烏有子虛之徒爭談於較獵憑

虛安處之屬講議於京都解嘲客難賓戲之篇衍其緒鏡機元微

中漠之類濬其途此則寓言十九詭說萬殊者也乃其因事著稱

緣人生義譬若酒襲杜康之名錢用鄧通之字空槐落水桓溫發

嘆於仲文之遷庾信枯樹賦所借用者其實賡素月流天王粲抽

毫於應劉之逝

謝莊月賦所借用者其實王粲卒於應劉之前

斯則善愁卽爲宋王豈必

楚廷曠達自是劉伶何論晉世善讀古人之書尤貴心知其意愚

者介介而爭古人不以爲異也已

假說之公

及夫經生制舉演義爲文雖源出於訓故實解主於餐新截經書
兮命題制變化兮由人長或連篇累章短或片言隻字脫增減兮
毫釐卽步移兮影徙爲聖賢兮立言或庸愚兮申志並欲描情摩
態設身處地或語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雲去而尙畱如馬
躍而未逝縱收俄頃之間刻畫幾希之際水平劑量何足喻其充
周歷算交躔會莫名其微至易奇詩正禮節樂和以至左誇莊肆
屈幽史潔之文理無所不包天人性命經濟閎通以及儒紛墨儉
名鉅法深之學術無乎不備惟制頒於功令而義得於師承嚴民
生之三事約智力於規繩守共由之義法申各盡之精能體會爲

章氏遺書

卷二

文史通義

內篇二

三九

浙江書局補刻

言會何嫌乎擬聖因心作則豈必縱已說而成名

制義之公

凡此區分類別鱗次部周天華媚春碩果酣秋極淺深之殊致標
左右之分流其匿也幾括其爭也寇讐其同也交譽其異也互糾
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違也耿耿而孤憂孰鴻鵠而高舉孰鸚鵡
而啁啾孰梧桐於高岡孰茅葦於平洲眾自是而人非喜伐異而
黨儔飲齊井而相拌會不知伏泉之在幽由大道而下覽夫羣言
奚起激謫叱吸叫謔突咬之殊聲而醞釀於鼻口耳枅罔曰洼污
之異竅厲風濟而爲虛知所據而有者一土囊之噫嘯能者無所
競其名黜者無所事其剽覈者無所恃其辨誇者無所爭其耀識
言公之微旨庶自得於道妙

或疑著述不當入辭賦不知著述之體初無避就苟卿有駢篇矣但無實

之辭賦自不
宜溷著述爾



